

## 關上酒店我就走

### 南方壺

民國 99 年 11 月，中山大學慶祝設校三十週年，應用數學系找我回去演講。我以“三十年絃歌”為題，做了些回顧。如今自己的三十年絃歌便要結束了，今天是我自民國 73 年舉家返台擔任教職的最後一天。過去這一個月，花了不少時間在清研究室。三十年下來，累積的物品著實不少。每次以為已經差不多了，便又冒出來一堆來。三年多前，為準備中山的演講，曾翻箱倒櫃，找出不少“歷史文物”。這回清理，更多許久未見的古物出現，常會讓我駐足良久，勾起很多回憶。雖值得保存的資料不少，但雞肋也是有一些，究竟要留下或丟棄，往往會讓我考慮再三，有時還真難以抉擇。帶回家者，也大致分類存放，以便將來易於找尋。其中約有十箱置於家裡地下室櫃中，包含一些三十年前從美國海運寄回的期刊論文。只是仍有些不捨罷了，應不至於會用到了，已想好若五年內都沒去翻動，便將丟棄。

最近看了一部電影“真愛每一天”(About Time, 2013)，劇中男主角能回到自己過去的任何時間，並嘗試不同的可能，讓事情重走一遍，以使自己的世界變得更美好。就算有此特異功能，仍有些事無法改變。像是追女孩子，若覺得表現不佳，雖可立即重來，但即使重新來過，並不見得能使原本不喜歡你的女孩，轉為喜歡上你。過去這三十年的生

心在南方

活，大致算有意思，懊惱是有一些。但既然重做也不見得會做得更好，懊惱就不再是懊惱了。

大家都知道邱吉爾 (Sir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, 1874-1965) 曾說“酒店關門我就走” (I leave when the pub closes)。多年來習慣在研究室工作，連假日也不例外，這算是我的酒店吧！只要拿起鑰匙，再看一眼，然後關上酒店，我就可以走了。(103.7.31)